



我，我送的毛都还没退带，吃起来毛茸茸的，没口感！

妖界生存指南

安礼著
AN LI WORKS

别了，你都一样。

【桃之天天】两年磨一贱
首推主仆养成巅峰之作

“总有病，会传染！”
[任她揉捏的萌宠，化身妖王。]
[生死与共的奶娃，成了国师。]

晋江萌神 **安礼** 专注 萌系重口 言情 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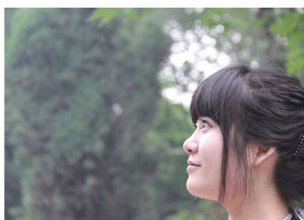
体贴入微的美男竟是嗜血魔君，最后知道真相的她眼泪掉下来！



崛起吧！
人类！她大难不死，却沦为妖王盘中餐。
他妖气大伤，显露原形一秒变萌宠。
两世为人，站在食物链顶端，不是为了穿到妖界夹着尾巴做人的！

“孤是妖怪，
你觉得
孤会怕吗？”

漓江出版社



安礼

晋江签约作者。萌系欢乐古言代表写手，专注重口萌系十三年。萌雷，萌腐，萌囡，总之萌一切美好的、猥琐的。长篇作品多部见于晋江原创网。代表作《大人，你得三俗》《病皇子》《半夜鸡叫》《我会暖被窝》《绅士》《重返高校》。

选题策划：桃之夭夭工作室

责任编辑：刘鑫

特约编辑：刘芬兰 冯娟

装帧设计：罗萍

封面绘制：桃桃蓝月



安礼 著
AN LI WORKS

好鬼生存指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界生存指南/安礼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407-6392-3

I. ①妖…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1062号

选题策划:桃之夭夭工作室

责任编辑:刘鑫

特约编辑:冯娟 刘芬兰

装帧设计:罗萍

封面绘制:桃桃蓝月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长沙黄花(国际空港)工业园(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5 字数:180千字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731-82755166)



目录

01 序

001 第一章
童男童女

013 第二章
万妖之王

032 第三章
妖王是麒麟

048 第四章
老虎不发威，你当
我是病猫

064 第五章
魔界圣君

087 第六章
真是孽缘





目录

107

第七章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246

第十一章
模糊的人

129

第八章
金童玉女

269

第十二章
一眼万年

146

第九章
情，不能自己

294

后记

198

第十章
大婚之丧





序

当编辑要我为自己的小说写个序言的时候，我一时茫然失措，竟不知道从何说起。和很多人一样，我平日里也很少谈及自身，更没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所以一时竟不知道有什么事是可以写下来，能让有幸看到的人感觉有趣的。为此确实犯了不少愁。好在，这本书是自己写的，还有很多发言权，索性就简单谈谈我当时的想法吧。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时候正赶上暑假，就是俗称吃饱就能睡的日子，现在想想都觉得怀念。每天抱着西瓜盘着腿趴在电脑跟前码字，脑子里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神啊怪啊总之能萌碎人心。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觉得找到了一个好的故事主题，所以写的时候甚至会高兴地笑出声来。可随着故事的发展，前面的铺垫渐渐变得集中，剧情也需要更进一步发展，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写一本小说并不容易。可能还是驾驭故事的能力不够成熟，很多设定好的故事主线开始朝着别的发展方向。像极了顽劣的小孩，劝也不是打也不是，一时之间竟有些手足无措。为此，估计掉了不少头发。那时候，才深有体会地觉得有句话说得对，

创作其实就是将西瓜从鼻孔里拉出来的过程。虽然说起来有点可笑，却出奇地写实，也更加诚信佩服那些能写出好作品的人。说了这么多好像有些扯远了，唉，再来说说故事。

写这本书，其实还是因为很喜欢一句话：缘分叵测，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这本书其实也就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虽然人们都知道爱情本来就是不等式，但还是有人会觉得好奇，若是当这个不等式倾斜得厉害的时候，反差这么大的两个人之间是否也会产生美妙的爱情？是不是也可以忽略时间、忽略身份，最好不要像烟花一样短暂，而是慢慢靠近，细水长流。等时过境迁，会慢慢发现一直努力寻找的人其实已经近在眼前，刻骨铭心。

最后，还是很希望看过这本书的人能喜欢上这个故事，若是能因为这本书中的故事而感到喜悦，那更是我极大的荣幸。



第一章

童男 童女





好冷……

莫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难道，她还活着？

思绪瞬间被拉回到不久之前，她意外地从楼梯跌下的那一瞬间，剧烈的疼痛钻心入肺般袭来。她甚至听到骨骼粉碎时发出的咯吱声，温热的血从背后缓缓流出来，周身散发出刺鼻的血腥味，好像催眠一般，使得她不得不慢慢合上眼睛。

渐渐，原本明亮的世界变得再没了一丝光亮。

可是，现在……

虽然还睁不开眼睛，却明显感觉到有一个温热的东西贴了上来。好软？！冻得发抖的身子忍不住向着那股热气挪了挪，想让自己尽量贴近些。

“还冷吗？”耳边隐隐传来些低喃声，热气洒在耳朵上，有些痒。

微微带来的暖意使她不禁舒展了眉头，睫毛微微抖动了几下，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眼前依旧是一片漆黑，根本分不清楚现在身在何处。潮湿的泥地正在不断透着凉气，鼻尖飘来阵阵刺鼻的霉味。

这里是……

眼睛已经慢慢适应黑暗，周围的景物也随之清晰起来。莫莉心里猛然咯噔了一下，这才意识到有人正紧搂着自己。浑身没来由地一僵，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安静中。

偏偏此时紧搂着她的那人还毫不自知，不忘眨巴了下眼睛，在黑黢黢的屋里，显得格外晶亮。

莫莉觉得额上已经渗出一层细细的薄汗，好不容易才稳了稳心神，赶忙颤颤巍巍地伸手要挣开那人的怀抱。

“咯咯咯，你……别摸我，好……好痒啊……”那人忽然大声笑了起来，软乎的身子不由得拱了拱。两具身子暧昧地磨蹭，明显感到心口在微微发烫。

莫莉瞬间瞳孔一缩，耷了毛一样噌地就从地上翻身而起，一脚狠狠地把人踹开了。

那人显然是没有料到，“哎哟”一声人就已经被踹到一边。

莫莉连带爬滚到另一边，紧贴着墙角。因为看不清楚，伸手胡指了一通，嘴上结巴着：“你……你是谁？”

“我？我是小遮啊！”

“小遮？”莫莉拼死回忆也没在记忆里找到一个叫什么遮的人，“你信不信要是再不说实话，我真揍你！”

那人的声音里此时全然只剩下委屈，本就奶声奶气的声音早已全是哭腔。似乎憋屈了一阵，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

莫莉明显诧异不少。不过，那人这么一哭，倒是让莫莉冷静下来。这个叫什么遮的人的哭声那么委屈，她不由得细细琢磨起来。

之前她明明摔得那么严重，可现在看起来竟毫发无伤，而且这里怎么看也不像是医院，倒是处处透着诡异。

莫莉不由得皱了皱眉，有些理不清头绪。

正当此时，门外忽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几丝光亮从门缝透了进来。转眼间，门已经被推开。

瞬间，屋里变得通亮。

屋里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个年约五岁的男娃娃。那男娃娃浑身上下光溜溜的，脚踝上还戴着银质的铃铛，眉心上有红点，显得格外可爱。此刻他人正紧贴着墙根，哭得跟个泪人一样，瞧着有点可怜。

难道，这就是那个什么遮？也太小点了吧！

莫莉眼睛瞪得浑圆，上上下下又是一番打量。毫不夸张地说，这娃娃长得还真跟年画上的一样，就差没抱一条大鲤鱼再咧嘴一乐和。

搞了半天是个小毛孩。

顿时，警戒全无。

这才抬眼细细看向另一边，十几位老少爷们穿着古装，举着火把，目光热辣辣地盯着自己。莫莉觉得有点尴尬，琢磨着要不她说点啥？可就在犹豫自己要不要开口的时候，一低头竟瞧见自己竟然也跟藕节一样，短胳膊短腿坐成一团，身上还穿着红火的小兜肚，和刚才那个男娃娃的简直就是一套情侣装。

怎么会这样？！

莫莉几乎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短小的胳膊腿，怎么会变小了？一瞬间脑门上急出了一层热汗，半晌才带着哭腔张了张嘴：“我……是谁？”





闻声，众人倒是一愣。

莫莉眼巴巴地望着这一屋子人，希望谁能来个回应，起码能给备受打击的她，讲讲这身造型到底是怎样的恶趣味。

可是，人微言轻，当场就被无视了。

这时，只见一个穿着黄色道袍的男人走到她跟前，细细地打量，皱着的眉毛微微一挑，手指那么一掐算，神色凝重了许多。

“道长，这到底是怎么了？”站在一旁的老者忽然开口询问道。

“啧，这不对啊！”道长的八字胡随着说话一抖一抖的，和两条紧皱的眉毛相得益彰，“刚才贫道布的阵，明明是被打乱了。”

“打乱了？”闻声，老者一脸的惊恐。

道士无奈地点了点头却不再多说。

可老者的脸色骤变：“道长啊，这对童男童女不都还好好待在这儿吗？就算不小心打乱了风水局，也是无关紧要的吧？”

道长捋了捋胡须却没有再说话，这让老者的脸色更难看了。

“道长，这可是给山神献祭，千万不能出差错啊！”老者慌张地大声喊道。童男童女，献祭？！

顿时莫莉眼睛瞪得浑圆，刚才乱成一团的思绪，猛然有了头绪。

这是什么世道？还要拿活人去祭祀？

莫莉惊恐地抬头看着跟前的黄袍道士，难道是穿越了？！

道长依旧耐人寻味地打量着莫莉：“这女娃娃怎么好端端的，连命盘都变了……”

瞬间，屋子里一片死寂，只剩下火把燃烧时发出的噼里啪啦声。

在场的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着莫莉，尤其是站在最前方的老者一脸的惶恐，但更多的是恐惧。

“道长，这两个娃娃可是完全按您说的八字选出来的，这么些天他们可是一直被锁在这屋子里，除了送饭基本上从未有人靠近过。”老者拄着拐杖的手，抖得有些厉害。

莫莉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有点胆怯，万一发现她根本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她会不会被当成妖怪给烧了？

“贫道并不是这个意思。”那道长无奈地摇了摇头，回头又看了看那老

者，“这些天贫道之所以一直在布阵，不仅是为了今晚的献祭做准备，更主要的是，”那道长回身看着莫莉，眼里满是忧虑，“为了这女娃娃！”

众人似乎更加不解了。

“这女娃娃虽然是阴历阴时阴辰出生，可依照她原本的命数是过不了今晚的。在下怕她撑不到献祭的时辰，所以才布下这个七星阵，本是为护住女娃娃的性命，好让她熬到献祭的时辰。可最终还是天意不可违，七星阵竟被一阵忽来的阴风给搅乱了。贫道本还以为此女命数已尽，这才唤你们一同前来看看。可是，现如今这娃娃不仅好好地待在这儿，甚至连本该的命数也变了！”那道长一脸的疑虑，手上攥着的摇铃微微晃动了一下，“莫不是今晚有百年难得一遇的星象逆转？”自言自语地说完却又忍不住看了看莫莉，最终只是摇了摇头。

老者却彻底慌了，连忙拄着拐杖走到莫莉面前，仿佛确认一般，干枯的手颤颤巍巍地摸了摸莫莉的下巴。当那手挨上她下巴的那一瞬间，他整个人都松了口气，脸上竟浮现了些淡淡的笑意：“道长，人只要还活着，不就行了？”说完，拄着拐杖颤抖地转身，“依老夫看来，这事您也不用多虑了。先别管这娃娃命数是否真的变了，只要她能熬到山神前来取祭品，咱们村男女老少的命，就算是保住了。”老者捋了下花白的胡须，脸上却带着欣慰。

道士却依旧在莫莉身前驻足了许久，可最终也未能说出什么，只能摇了摇头：“也罢了，既然事已至此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话音刚落，老者朝着身后的人摆了摆手。

没一会儿工夫，就见两个五大三粗的壮汉，一人端着一碗药汤进了屋。

“先喂他们喝下吧。”老者缓缓地开口说道，“娃娃们，算是老夫对不起你们，但为了咱们全村人的命，也只能牺牲你们了。”

去你的牺牲！献祭岂不是让她去送死？她刚活过来，要是再死了，恐怕就真没下次了。

莫莉慌忙地从地上爬起来，起身就要跑。

可是这副小身子偏偏弱得厉害，没跑两步就已经站不稳了。这时身后的人已经紧步跟上，单手一提就把她牢牢地攥住。

莫莉慌了神，瞥见刚才那个叫遮的男娃娃已经被灌下大半的药汤，莫莉挣扎得更厉害了，脱口大呼救命。那碗里的汤肯定有问题，绝对不能喝！

药汤在挣扎间被推洒了不少。

壮士显然没有料到莫莉会有这么剧烈的反应，一时之间竟愣了神。就在此时，莫莉张口狠狠地咬住那人的胳膊。

“哎哟——”碗里的汤险些全洒了。

刚才还安静的屋子，顿时也乱了。

一旁的几人显然是没了耐心，也跟着蜂拥而上，毫不留情地单手拧住莫莉的胳膊，扼住下巴，嘴巴轻而易举地就被掰开了。那壮汉看了眼自己胳膊上的一排牙印，泄愤般将剩下的药汤一股脑全都灌了下去。

好苦……

等那些人松开手的时候，莫莉这才觉得浑身疼。还没一会儿工夫，眼前的景物就好像蒙上了好几层重影，随着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满月，清冷的月光衬得整个山林犹如鬼魅一般。远处不时传来狼的长啸声，显得尤其凄厉。山林深处的一汪清潭终年被云雾缭绕，隐隐发着暗绿色的光，远远看去宛若一块巨大的翡翠，静静地被山林环抱着。清潭上方横架着一座古老的吊桥，连接前方陡峭山崖。

老辈人说，这汪潭水寒冷刺骨，别说是人就算是不小心掉根羽毛也会沉落到潭底，所以唯一能通过潭水的方法，就只有那座吊桥了。只可惜，这些年因为惧怕山里的妖怪，村里人已经很少出入这里，所以吊桥也变得腐朽，摇摇欲坠了。

道士命身后的人把两个娃娃同其他的祭品一起送到对面的山洞里。只见其中一个壮士将两个娃娃分别夹在腋下，小心翼翼地踏上吊桥。谁知，脚才刚一踏上，吊桥就纷纷落下灰尘和碎石，发出沉闷的咯吱声。

见状，道士不由得蹙了蹙眉，恐怕这吊桥已再难承重。想到这里，他连忙从袖筒里掏出一张黄符，贴到了那壮士背上。那壮士脚下突然一阵腾空，身后的符咒暗暗发着黄光，脚底间竟升腾出一层薄薄的云彩。他试探地走了一步，发现因为有云彩隔着，所以吊桥毫无动静，这才放下心来，不多时便已经顺利地到了对岸。

壮士放下两个仍在昏睡的娃娃，走到石洞前的石阶旁。

只见，石阶上面还放着几年前祭祀时留下的小孩尸骨，尸骨上面早已爬满了青苔和蜘蛛网。壮士不由得叹了口气，却也只是掏出碎布，按照道士之前吩咐那样，把石阶打扫干净，然后打开身后的包袱，拿出红蜡烛，沿着石阶的四周点上，再一件件摆上鸡鸭鱼肉各色贡品。等一切都放置好，虔诚地叩了三个响头后，这才慌忙离开。

道士见人已回，急忙开坛作法。

丁零零的摇铃声夹杂着低沉的念咒声，惊起了不远处的乌鸦。

没多时，道士已经烧完最后一页符咒，掐指一算，抬手捋了捋胡须说道：“等蜡烛烧尽山神也该现身了。”说着示意身旁的人帮忙收起行头，再三嘱咐在子时之前，一定要离开。想起那两个娃娃，道士估计着他们最快也要到后半夜才能醒。等到那个时候，怕是已经被吃了吧。虽然知道是在造孽，可是这百年来传下来的规矩，谁有本事打破呢。现如今，能让那两个娃娃在梦里死掉，也勉强算是积德了吧。道士不由得多看了眼对岸，视线落在莫莉身上，有些不安地皱了皱眉，兴许是他多想了。

不到片刻，整个山林就只剩下两个等待献祭的童男童女。

烛火轻轻地跳动着，橘色的光线竟然汇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笼罩在两个娃娃身上。外界刮来的阴风也被一并隔在外面，使莫莉他们不受打扰。

这时，红烛的蜡泪顺着蜡身缓缓地滴下，恰好滚落到莫莉肥嫩的小手上。刚才还舒展的身子猛然哆嗦了下，她连忙坐起了身，揉了揉被烫到的手。凑着烛火，她看了看周围的一切，倒吸了口凉气。

月下的山林，犹如鬼魅一般，就连周围隐隐传来的风声都像极了哭诉声，让人胆寒。

“喂！醒醒！”莫莉朝着昏睡的燕不遮挪了挪。

谁知燕不遮睡得极香，只是懒懒地哼了声竟毫无反应。

这时，寂静的山林突然惊起了一片乌鸦，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吓得莫莉眼睛瞪得浑圆，连大气都不敢出。可一边躺着的燕不遮不知道梦到了什么好事情，咧着嘴笑了笑，哈喇子流了一地。

虽是无意，可看起来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莫莉只觉得一股邪火直冲脑门，肉乎乎的小手上去就掐住燕不遮的腮帮



子，狠狠地一扯。

燕不遮小小的眉头皱了皱，缓缓地睁开惺忪的眼，赫然就见莫莉正横眉竖眼地瞪着自己。

虽然搞不清楚状况，燕不遮却像是做错事的小狗一样，耷拉着脑袋，小手摸了摸莫名有些疼的腮帮子，眼睛还时不时偷瞄一下莫莉。

“莫莉为……什么要这么看着我？”好不容易，才结结巴巴说出几个字。

燕不遮唯唯诺诺的样子，让莫莉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道：“知道咱们为什么在这里吗？”

燕不遮深深耷拉的脑袋微微点了点：“听叔伯说，咱们是来喂山里的妖怪的。”

莫莉却明显一惊，有些出乎意料。这么小的娃娃怎么会明白这个的？她原本还以为他们是被掳来的，毕竟谁舍得让自己家的孩子在这里等死。

“你爹娘呢？他们也同意吗？”莫莉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燕不遮光溜溜的小身板微微一颤：“爹娘早不在世上了，我从小就跟随着叔叔和婶婶。不过，临来前婶婶告诉我，只要等妖怪把我吃了，就能见着爹娘了。”说完，粉嫩的脸上竟浮现了一丝期待的笑容。

一时之间，莫莉竟不知道说什么，只觉得心里怪有些难受。

“骗人的。”莫莉忽然开口。

燕不遮水汪汪的眼睛眨了眨，似乎有些不明白莫莉的话。

“如果你真被妖怪吃了，到时候你就连渣子都不剩，还能上哪儿去见你爹娘？”

“可是……”

“你知道妖怪长什么样吗？”

燕不遮这小孩挺老实，摇了摇头。

“两只眼睛血红血红的，比灯笼还大，青面獠牙的还浑身長满绿毛，指甲有这么长，轻轻就掐住你脖子，稍微一使劲，就断了！”莫莉是出了名的胆小，这些用来形容妖怪的词，怎么听都觉得过时。可是，对付一个五岁左右的娃娃，倒是够用了。

果然，燕不遮听得小脸煞白。

莫莉目测了下效果觉得还成，心里那叫一个满足，不由得鼓了鼓腮帮子，